姐夫珍藏的信件

姐夫是一个吃苦耐劳、为人实诚的庄稼人。不幸的是，前年因突发“心脏病”，他刚七十出头就离开了人世。

办完姐夫丧事的第二天，家人们在清理姐夫的遗物时，大姐眼里含着泪对我说：“你姐夫有一个小木盒，在厢房大板柜里藏着呢！小木盒里装着大队、公社和县里发的奖状、证书和纪念章啥的。”我赶忙跑进老厢房，从大板柜里找到了那个小木盒。打开一看，和姐姐说的一样，奖状有十多张、荣誉证书有八九个、纪念章有四五枚，还有一个发黄的信封。封皮上印着一行字——人民解放军某部xxx信箱。我把信纸抽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一位常年驻防边疆的解放军战士给姐夫的来信。信是这样写的：

“伯伯，我是一位常年守卫在祖国边疆的东北籍战士。当我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看到您种田不相信党在农村的富民政策，受到‘老天爷’的无情惩罚，夏收的小麦比左邻右舍减产一半以上的消息后，心里忐忑不安。为了弥补伯伯在生产上的‘遗憾’，今后对党的政策充满信心，来年争取获得好收成，我把平时节省的15元钱给您汇去……”信的末尾没有署名，只有“8月1日”。这封信虽然话不多，但言简意赅，字里行间充满了“军民一家亲”的浓浓深情。

姐夫一辈子是靠“种地吃饭”的庄稼人，而且勤俭持家，只知道埋头过日子。自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后，姐夫耕种的6亩地，年年每亩产量都超过千斤以上，他也因此连续多年被镇、县授予“粮食状元”和“农业先进生产者”。加之姐夫在村里为人实在，乐于助人，左邻右舍和乡亲们有个大事小情、矛盾纠纷，都愿意找姐夫帮忙协调解决。姐夫在村里人缘好，口碑一流，群众威信很高。

然而，那年国庆节前后，正处在收秋种麦的“节骨眼”上，姐夫不知从哪里听到了“小道消息”，说是开春所有承包的土地都要重新调整地块，农村经济政策可能要改章程。他信以为真，藏了个“心眼”。看见别人家抢购化肥、种子、农药、薄膜等生产资料，姐夫却按兵不动，急得姐姐一连催了他好几次，他才硬着头皮去镇上买回了4袋普通化肥。小麦播种的时候，他象征性地撒了撒，担心“肥水流到外人田”，结果，姐夫家的麦子一出土就发黄，不像别人家的麦苗长得苗全苗壮。夏收时，6亩麦子只打了2400斤，平均每亩才400斤。而家家户户的麦子每亩都收获800斤以上，有的“冒尖户”每亩达到了千斤。

也巧，因为每年夏收我都要赶回农村老家忙活几天，看到姐夫一家闷闷不乐，我知道姐夫是听信了“小道消息”，上了谣传的当，吃了小气的亏。但我见到他时，并没有嘲讽他、刺激他，而是耐心地向他宣传党在农村的一系列富民政策，土地承包也会延长年限，可以踏踏实实地“安心种粮”。姐夫手托着下巴频频点头，看得出，他很喜欢我实打实地对他宣传开导。

回到市里以后，我仍然备感忧虑，“小道消息”真是害苦了老实善良的庄稼人啊！于是，我以姐夫为“典型”，连夜给新华社赶写了一篇600多字的新闻小特写——《一个庄稼汉的懊悔》，新华社于1990年7月8日播发了“通稿”，《人民日报》在7月10日的二版刊登了。后来，此稿还被新华社评为优秀新闻作品。记得评委们是这样点评的：此篇小通讯是“小镜头”“大容量”，写的是一个庄稼汉的懊悔，教育的是全国9亿农民。文章短小精悍，语言活泼，有社会感染力。

就是因为这篇小特写，通过国家主流媒体的传播，才有了开头边疆小战士来信的一幕。当时，姐夫还收到了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，基本上都是给他“打气”的，让他安心种田，坚信党的农村政策不会变。

姐夫虽然去世两年多了，但姐姐一直保存着这封战士来信。今年清明节前聊起这封信时，姐姐说：“我不仅怀念你姐夫，还特别思念那位当年寄来15块钱的解放军战士！”　　许贵元/文

上课脱鞋挨敲打

1974年，我在本村小学读四年级。到了夏天，由于教室里安装不起吊扇，同学们在里面上课特别闷热。我的脚是汗脚，穿着母亲给我做的黑布鞋，闷脚还出汗，让人难受。看到班里有不少同学脚上穿着塑料凉鞋，凉快又舒适，我心里羡慕极了。想让母亲给我买双凉鞋，母亲说家里缺钱，等到有钱了再买。

一天上午，正在上课，我的脚热得实在难受，便不由自主地脱了布鞋，感到舒服多了。可是，教室里却有一股脚臭味弥漫开来。老师正手持一根竹棍上课，闻到脚臭味便问道：“是谁脱鞋了？”随后，他顺着气味走过来。这时，我想穿鞋已来不及了，老师对我说：“谁让你脱鞋了？污染整个教室。”随后，便拿起竹棍朝着我的脚上敲打了一下，并说道：“谁再脱鞋子，也是这样惩罚。”我的脚被老师的竹棍敲得生疼。　　李朝云/文

朝花夕拾

画书《屈原》

我9岁那年，正在村里上小学三年级，得到了生平第一本画书《屈原》，是用我割草挣来的钱买的。

画书也叫小人书、连环画。小时候，我特别迷恋画书。只要知道谁有，便想方设法借来看。有的小伙伴痛痛快快地借给我，有的则要求和我交换着看，见我没有，便不愿意借给我。于是，我渴望买一本画书，以便和他人交换。

然而，家里没有钱给我买画书。父亲告诉我：“等放了秋假，你去割茅草吧。把茅草晒干，卖到收购站，你就有钱买画书了。”30天的秋假到了，我天天上山割茅草，一天也不肯歇。割回的茅草晒干后，父亲捆成一捆一捆的，秋假即将结束时，茅草已经攒了一大堆。一天，父亲用小拉车装了满满一车茅草，父亲驾车，我在前边用根绳子拉，将茅草送到收购站。随后，父亲领我到新华书店，让我挑一本画书。我比较之后，挑了《屈原》，花了两毛多钱。当时，我根本不知道屈原是谁，只知道伙伴们没有这本画书。自从有了这本画书，伙伴们都愿意把画书借给我看了。

这本画书我保存了好多年，后来，不知被哪个晚辈拿去看了。　　曹明法/文

图说往事

毕业合影

1971年3月，我从驻保定市的某部一营卫生所，主动要求到曲阳县灵山镇野北村的某部执勤点当卫生员。由于我主动吃苦、热情服务，被保送到河北新医大学医疗系学习，1975年9月毕业。图为我们医疗系四大班15小班的毕业合影，前排右四为本文作者。

白和平/文并供图

到小河里摸鱼捉虾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10岁。那年，我随父母从上海卢湾区一间蜗居多年的小阁楼，迁往宝山区的泗塘新村。新村四周无垠的田野、清清的小河、碧绿的草地以及蹦蹦跳跳的蚂蚱等，给我的童年增添了许多乐趣，我与小伙伴们整天嘻嘻哈哈玩得很开心。

一天，楼上的阿荣、阿兴激动地告诉我，他们亲眼看到，有人从新村旁边一条小河里钓起近一尺长的大鲫鱼。

餐桌上难得一见荤腥，大鲫鱼对我们有极大的诱惑力。买不起鱼竿、鱼网，捕鱼办法还是想得出的。我们悄悄地拿起家中的脸盆、水桶，卷起裤腿走下小河。

选择一段水草丰盛的河湾，我们大把捧起河底的淤泥，大块挖下河边带草的土块，筑起两道间隔六七米的堤坝，然后奋力将堤坝内的水一盆盆、一桶桶泼出去。头顶着热辣辣的太阳，亮晶晶的汗珠顺着面颊流下来，星星点点的泥浆溅得浑身上下都是。堤坝内的水越来越少了，隐约看见了小龙虾和鲫鱼。

谁料乐极生悲。草草筑成的堤坝竟然决了口，河水涌了进来。我和阿荣急忙抓起土块朝缺口堵。阿兴急中生智，抬起大腿插向缺口，牢牢地站在那里。堤坝内的水终于被淘尽。鲫鱼、龙虾、螃蟹、螺蛳、河蚌等，都成为我们的“俘虏”。

当晚的餐桌上，父母望着盆里、桶里久违的水产品，喜出望外。欣喜之余他们一再叮嘱，以后绝不许进河里摸鱼捉虾了。

弹指间过去了一个甲子。当年的那条小河、无垠的田野以及草地上蹦蹦跳跳的蚂蚱，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　　陈祖龙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：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，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：0311-88629395、88629317